

第二章 部派——空義之開展

第一節 空義依聞思而開展（p.79~p.81）

釋厚觀（2004.9.29）

一、修行觀慧而離煩惱，主要的方便是空、無所有、無相（p.79）

佛說的一切法門，是隨順於解脫的。解脫的道，是如實知無常，苦，（空），無我；依厭，離欲，滅，無所取著而得解脫。

解脫要依於慧——般若；修行如實觀慧而能離煩惱的，主要的方便，是空，無所有，無相。空於貪、瞋、癡的，也是無相、無所有的究竟義；所以在佛法的發揚中，空更顯著的重要起來。

二、「空」與「無相」從「重於觀慧的離惑」發展到「所觀察的理性」（p.79）

在聖道的修習中，空、無所有、無相，都重於觀慧的離惑。但空與無相，顯然有了所觀察的理性意義。

（一）無相

如無相，本是「不作意一切相」，「不取一切相」，而《有明大經》說：「二緣入無相心解脫：一切相不作意，及作意無相界。」¹這樣，要入無相心解脫（或作「無相心三昧」）的，不但不作意一切相，而且要作意於無相。無相界，是無相寂靜的涅槃。

涅槃的體性如何，部派中是有爭論的，但都表示那是眾苦寂滅而不可戲論的。²所以「作意無相界」，涅槃是所觀想的境界——義理或理性的。

（二）空

空也是這樣：無我無我所是空，空是一切法遍通的義理，也是所觀的。又立「出世空性」，以表示空寂的涅槃。³

¹ 《中部》（43）《有明大經》（日譯南傳 10，p.19；《漢譯南傳》10，p.16）；《中阿含經》（211）《大拘絺羅經》（大正 1，792b）。參見《空之探究》p.61。

² 參見印順法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224~p.232。

³ 參見《空之探究》p.8。

(三) 小結

這樣，空與無相，不只是實踐的聖道——[三]三昧，[三]解脫⁴，也是所觀、所思的法義了。

三、空義依聞思而發揚 (p.80)

(一) 慧為離煩惱得解脫的根本

佛法重於修行，修行是不能沒有定的，但真能離煩惱得解脫的，是如實智，平等慧如實觀。⁵

(二) 聞、思為慧學不可或缺的方便

與定相應的慧學，在次第修學過程中，有四入流分（預流支）：親近善士，聽聞正法，如理作意，法隨法行。⁶

⁴ 《空之探究》p.145：「空、無相、無願，是三解脫門。「出世空性」與「無相界」，《阿含經》已用來表示涅槃。三解脫是行門，依此而得（解脫）涅槃，也就依此來表示涅槃。」

⁵ 平等慧如實觀，或譯為如實正觀，真實正觀。平等慧，巴利原語為 sammAppaJJA，即正慧。

⁶ (1) 《雜阿含經》卷 30 (843 經)：「爾時，世尊告尊者舍利弗：所謂流者，何等為流？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所說流者，謂八聖道。復問舍利弗：謂入流分，何等為入流分？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！有四種入流分，何等為四？謂親近善男子、聽正法、內正思惟、法次法向。復問舍利弗：入流者成就幾法？舍利弗白佛言：有四分成就入流者，何等為四？謂於佛不壞淨、於法不壞淨、於僧不壞淨、聖戒成就。佛告舍利弗：如汝所說。流者。謂八聖道。入流分者有四種，謂親近善男子、聽正法、內正思惟、法次法向。入流者成就四法，謂於佛不壞淨、於法不壞淨、於僧不壞淨、聖戒成就。」(大正 2，215b16-28)。

(2) 《相應部》(55)「預流相應」(日譯南傳 16 下，p.228；《漢譯南傳》18，p.208)。

(3) 印順法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309：「修學而趣入預流果的方便，經說有二類：一、「親近善友，多聞正法，如理思惟，法隨法行」為四預流支，約四諦說證入，是重於智證的方便。

二、「於佛不壞淨，於法不壞淨，於僧不壞淨，成就聖戒」為四預流支，是以信戒為基，引入定慧的方便；證入名得「四證淨」。

這二者，一是重慧的，是隨法行人，是利根。一是重信的，是隨信行人，是鈍根。這是適應根機不同，方便不同，如證入聖果，都是有信與智慧，而且是以智慧而悟入的。」

(4) 印順法師《華雨集》(二) p.41~p.42：「預流支是證入預流果的支分。先要親近善士：佛及聖弟子是善士；佛弟子而有正見、正行的，也是善士。從善士——佛及弟子聽聞正法，不外乎四諦（一切法門可統攝於四諦中）。這是古代情形，等到有了書寫（印刷）的聖典，也可以從經典中了知佛法，與聽聞一樣，所以龍樹說：「佛法從三處聞：從佛聞，從弟子聞，從經典聞」。無倒的聽聞正法，能成就「聞慧」。如所聞的正法而審正思惟，如理作意能成就「思慧」。如法隨順法義而精勤修習，法隨法行能成就「修慧」。聞、思、修——三慧的進修，能見諦而得預流果。」

(5)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237 ~ p.1238：「四依」（依法不依人、依義不依語、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、依智不依識），本是共聲聞法的，是聞思修慧學進修的準繩。佛法重智證，但證入要有修學的條件——四預流支，而四依是預流支的抉擇。如慧學應「親近善士」，但親近善知識，目的在聞法，所以應該依所說的法而不是依人——「依法不依人」。「聽聞正法」，而說法有語言（文字）與語言所表示的意義，聽法是應該「依義不依語」的。依義而作「如理作意」（思惟），而佛說的法義，有究竟了義的，有不徹底不了義的，

佛的化導，以語言的教授教誡為主，所以弟子們要由聞、思、修的學程，才能引發無漏智慧，知法見法，得預流果。

《雜阿含經》中，每[相對]於「愚癡凡夫」，說「多聞（或作「有聞」）聖弟子」。「見聖人，知聖人法，善順聖人法；見善知識，知善知識法，善順善知識法」。親近善士，經聞、思、修習，才能引發無漏智，所以對從佛而來的文句，從事於聽聞、思惟，是慧學不可或缺的方便。

（三）注重教法的聞思而促進「空」義的發揚

爲了佛法的正確理解，爲了適應外界的問難而有所說明，佛教界漸漸的注重於教法的聞思，於是乎論阿毘達磨⁷，論毘陀羅⁸出現了。佛教初期的聞思教法，雖重於事類的分別抉擇，而「空」義也依聞思而發揚起來，這是部派佛教的卓越成就！

四、結說（p.80）

部派佛教的文獻，現存的以說一切有部，赤銅鑠部爲詳備，其他也有多少傳述。初期大乘論，如《大智度論》，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也有可參考的。部派佛教思想，本來都是依經的。但各部所誦本，文句不完全相同，相同的也解說不一致，所以在空義的開闡中，當然也有所不同。事實上，部派佛教在印度，演進到「一切法空」的大乘時代。

所以「如理作意」，應該「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」。進一步要「法隨法行」，而行有取識的行，智慧的行，這當然要「依智不依識」。「四依」是聞思修慧的抉擇，是順俗而有次第的。

(6) 關於「四預流支」，另參見印順法師《學佛三要》p.182~p.188。

(7) 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81：「云何法？答：寂滅涅槃。云何隨法？答：八支聖道。云何法隨法行？答：若於此中隨義而行，所謂爲求涅槃故，修習八支聖道故名法隨法行。能安住此，名法隨法行者。」(大正 27，910c12-16)

⁷ 印順法師《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38：「阿毘達磨是直觀的，現證的，是徹證甚深法（緣起、法性、寂滅等）的無漏慧。這是最可稱歎的，超勝的，甚深廣大的，無比的，究竟徹證的。阿毘達磨，就是這樣的（勝義）阿毘達磨。但在阿毘達磨的修證中，依於分別觀察，所以抉擇，覺了，分別，通於有漏的觀察慧。……阿毘達磨，本爲深入法性的現觀——佛法的最深處。修證的方法次第等傳承下來，成爲名句的分別安立（論書）。學者依著去分別了解，經聞、思、修而進入於現證。從證出教，又由教而趣證，該括了阿毘達磨的一切。」(有關「阿毘達磨」(abhidharma)的意義，參見《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33~p.42)

⁸ 印順法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51：毘陀羅 (vedalla)，是法義的問答，如蘊與取蘊，慧與識，五根與意根，死與滅盡定等。重於問答分別，聽者了解後，喜悅而加以讚歎；這樣的一項一項的問下去，也就一再的歡喜讚歎。南傳的「毘陀羅」，在其他部派中，就是「方廣」(vaipulya)：廣說種種甚深法，有廣顯義理的幽深，廣破無知的作用。方廣，後來成爲大乘法的通稱。論阿毘曇與論毘陀羅，後來是合一了，發展成阿毘達磨論典，是上座部特有的。關於「毘陀羅」的成立與發展，詳見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573~p.584；《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47~p.53。